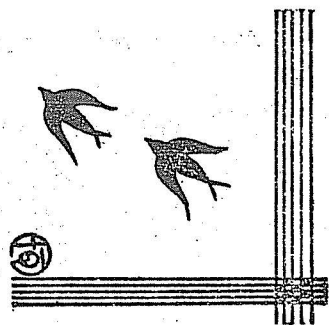




最近德國政治之動向

樊仲雲

一 矛盾的中心

托洛斯基曾經說過：『德國是世界政治的鎖鑰，』在這裏，我要下一句解釋：『這因為德國是現世界一切矛盾的中心。』

德國地當中歐，東爲蘇聯，西接英法，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勢力的交流點。赤白兩大勢力，誰塗染了德國，便是誰取得了歐洲，不取得了世界。

歐洲的均勢，向有賴於英法德的三角關係。大戰以後，德國一時沒落，成爲英法的對立。爲爭取歐洲的霸權，英國的政策，惟有結德國以自重。德國這樣表現爲英法外交的矛盾的焦點。

自戰後德與勢力的衰落，在歐洲大陸嶄然露其頭角者爲意大利，著著發展，欲與法國在地中海上爭一日之短長。在這法意的對立關係中，德國實處三角形頂角的地位，有平衡左右之勢。德意的聯合，其意義

無異法國大陸霸權的動搖。

戰後德國的賠款問題，是協約各國經濟復興的根本，而賠款計畫的履行則有賴於美國對德的投資。美國放款於德，德國以之付賠款於協約國，協約各國則以之償還美國的戰債。美國這樣因掌握了德國賠款計畫的鎖鑰，貯積了世界將近半數的現金，成爲世界金融界的霸王。在這債務國與債權國的對立關係中，德國實處在中心的地位。

爲了通過戰後的危機而達到安定的境地，於是道斯計畫，楊氏計畫，洛加諾安全保障協定，各種的計畫，各種的協定，說一句，無非欲德國與歐洲資本主義各國保持協調，以維持所謂「世界和平」。德國這樣成爲世界和平的基礎，戰後資本主義相對的安定之中心。

一九二九年冬，世界經濟恐慌的警鐘從美國響澈世界。老實的說，這不過是德國經濟危機的反映。德國的經濟基礎已發生龜裂了，居在摩天樓頂的美國，自然最先感到動搖，果然，立刻之間，恐慌的暴風雨，吹

88166

澈了世界各地。爲了求得出路，各國都狼奔豕突，紛紛擾擾，有如沸騰。這便是當今的世界，而德國實爲其樞機。我東北一角所捲起的風雲，說起來不過是由德國所發生的暴風的氣流的激蕩而已。

二 在恐慌中

世界經濟恐慌的原因，雖有多種，但最重要的要算賠款問題。自大戰結束後，一般人都以爲使戰敗國家多付賠款，這不但是戰勝國的利益，且是將來和平的保障。殊不知世界經濟組織已爲一有機體的今日，彼此之間，息息相關，德奧的苦痛，實即是歐美全體的苦痛。德奧沒有現金，若以實物爲賠償，戰勝國之從事此種物品製造者，即不免失業。實言之，這於德奧固是損失，於協約各國亦是不利。故所謂實物賠償始終未行。德國的付償賠款，乃全賴外國資本的輸入。此種資本大抵係短期借款，其信用的維持，則有賴於德國的對外貿易。但德國的對外傾銷，於各國貿易爲甚大的威脅。自物品的生產過剩及各國的抬高關稅，德國的對外貿易大受打擊，外債信用發生動搖，現金流出，賠款的付償，遂發生問題。

當一九二九年春討論楊氏計畫時，因德法關係的惡化，法國嘗從德國提取短期資金，楊氏計畫卒以德國的讓步而成立。但德國總統的批准，國內發生了猛烈的反對，加上世界恐慌的爆發，遂完全暴露了德國的經濟情況。德國爲了支付賠款及救濟財政的困難，只好增稅減俸。

一、一九三〇年三月底，社會民主黨的繆勒內閣即以財政困難，不得已而去職。由中央黨的白魯寧繼組內閣。但中央黨在議會中爲少數，白氏挾其解散議會的緊急命令以爲威脅，雖勉強維持至七月十八日，卒不得不出於解散之一途。

九月十四日總選舉的結果，使德國政局發生巨大變化。向爲第一黨的社會民主黨，現在雖尚保有第一黨的地位，但人數已減了十人。中間各黨除中央黨勢力較增外，餘俱減少。這時候，極左的共產黨與極右的民族社會黨，則俱勢力大增。尤其是民族社會黨從十二人增至百零七人。這表示因恐慌的到來，政局的動盪不安，已到了極點。以後，因了社會民主黨態度的改變，從反對政府而成為政府的與黨，及總統的緊急命令，白魯寧內閣乃得於動盪中保其存在。

在白魯寧內閣的期間，恐慌日以深刻化，即賠款的付償益不可能。這使國內各黨對於賠款之取消成爲一致的要求。而爲打開恐慌的難局，於是三月間，有外長寇蒂斯之訪奧，與之成立德奧關稅同盟。這雖然不是政治的合併，但無疑的爲經濟的一致，所以立即引起了法國嚴重的反響。在五月間成爲國際聯盟理事會之重要議題。隨着這對外關係的緊張，以法國資本爲中心的短期債款繼續外提，到了五月之末，本年度的收入不足，乃達十五億至二十億馬克之巨。爲了這樣巨大的赤字，外資既不可得，增稅又不可能，於是了得已宣布減俸，削除一切經費，並把政府所有的鐵路優先股五千萬馬克，舉以出售。但是仍舊相差甚巨。

到了六月，形勢遂日趨緊張。一星期間，中央銀行的現金準備，減去了一億六千萬馬克。迫不得已，白魯寧只好求救於英國。四日與英首相麥克唐納會於倫敦。六日，與登堡總統頒布確保經濟財政的緊急命令，要求國民的大犧牲——即減去薪俸及遺族扶養金，增加稅收等。因為危機的急迫，白魯寧於九日之晨，即離倫敦返柏林。但是財界的形勢已緊急萬分，於是十三日把公定貼現率從五厘提高至七厘，以防止外國資金的逃避，然而仍是無用。計自六月一日至十九日，中央銀行的現金準備，減去了十二億五千萬馬克。

在這樣的形勢中，美國的關心，實最深切，因其對德的投資在百四十萬以上。德國若一旦破產，美國必大為不利。財長梅倫時適在倫敦，與英首相的會見以後，頗覺形勢之不許旁觀。而與登堡總統亦致電美國請求救濟。這便是六月二十日美總統胡佛贈款戰債俱停付一年的提案的由來。一時世界經濟頓呈活氣，但因法國對之表示異議，卒使「胡佛景氣」不旋踵而消，其於德國經濟界的反響，反以更烈。自由黨提案後一星期間，德國中央銀行現金之流出者達二億馬克。中央銀行之現金準備率，在六月十五日為四三·五%到了七月，一降而四〇%。中央銀行總裁路德爲了延長以七月十五日爲期的一億弗的信用，並獲得五億弗的新信用，往來飛行於倫敦、巴黎間。法國的條件是（一）停止袖珍軍艦的建造，（二）廢除德奧關稅同盟，（三）中止對於東部國境的要求。交涉不得結果，使外債的提取更加甚。到了十三日，德

國三大銀行之一的多那特銀行突然宣布休業，一時交易所亦停止交易，銀行公司之破產者續出。

在這恐慌的暴風雨逞其暴威於德財界之時，法、二國鑒於局勢的嚴重，在九次的會商之後，於七月六日成立了妥協案。胡佛提案成立了，但是法國政策的堅強，亦於此大白於天下。在這經濟的壓迫之下，德國爲救濟其財政的危機，只好屈伏於法國的條件。這當然非國內各黨所能滿意。然而要各黨聯合一致推翻內閣亦不可能。在八月初，普魯士邦的人民總投票，結果仍是政府勝利——這是因爲政府利用緊急命令，如取締報紙等，有許多方便。中央政府既暫得安定，同時，如一億弗滿期信用的延長三月，及五千萬弗新信用的承認等，都得到解決。而七月底的倫敦七國會議，更給與德國以將短期借款有轉換爲長期可能的諒解。英、美銀行並與德國方面成立信用。協調外交，這樣算是成功了。德國外長寇蒂斯乃於九月三日的聯盟調查委員會席上，正式宣布取消德奧關稅同盟案。但對外雖然告一段落，對內卻引起內閣的改組。寇蒂斯辭職，外長由白魯寧兼任。

三『第三帝國』

綜觀一二年來的德國政局，有個最明顯的傾向，便是政府當局的右傾法西斯化，與左右兩極端勢力的擡頭。這都是有其社會經濟的來源的。在這各派紛爭的局面，內閣只賴總統的緊急命令而維持，議會等

於無用的長物，當然再說不上議會政治。至左右兩極端勢力的擡頭，最大原因由於一般人的貧乏化，使無產階級中人益覺非推翻現社會組織，無自救之路，這是共產黨的立場。

民族社會黨，即德意志民族社會主義勞動黨，當這二三年以前，其在德國政界的勢力實微不足道。那時只以排斥猶太人爲其黨綱，並沒有什麼政策。蓋猶太人佔有新聞界、金融界及其他產業界的支配地位，民族社會黨因對之表示反對，於是間接的高唱了反資本主義的口號。迨一九三〇年九月的總選舉，一躍而爲第二黨，乃標榜國民社會主義開始國民運動，世人因稱之爲德國的法西斯蒂。

民族社會黨的所以得到大勝，表示德國中產階級的勢力。德國現今是最產業化的國家，但以利用機械而產業合理化故，勞動者人數卻反減少。反之，那些事務員階級，即薪俸階級則有增加。近來因爲經濟困難，此等失業之人，勢必不投於左，即入於右。薪俸階級中人一方面感到薪俸的低小，而前途又無可希望，但他們與無產階級的意識不同，利害地位亦相殊異，故不入於共產主義而寧集於希特勒的旗下。除這些薪俸階級外，如退伍軍人、小商人、小資本家亦與之有共同的傾向。大學生中最多中產階級的子弟，故法西斯蒂的分子亦最多。

民族社會黨的主張，如否認資本利子，實行社會保險及獨占事業的國有化，好像頗具有社會主義的臭味，但可不是社會主義的政黨。他們的所以如此，不過用以維繫小無產者的歡心。他們只是因對現在社

會民主黨的支配表示不滿，並欲消滅猶太金融資本的勢力的這樣一個政治組織。

原來任何國家，任何時代，凡觀察一國政黨的分野，大抵不外是欲維持現狀的黨派與欲打破現狀的黨派。在現今的德國，社會民主主義可說是現狀維持派的代表。社會民主黨本不是保守的政黨，而爲進化的，革命的政治組織。但自一九一九年革命成功以來，雖然是進化的，卻是最希望維持現狀的政黨。這是因爲時代、地位，都今昔不同了。至於要打破現狀的，則可分二派：一是主張爲恢復戰前光榮優勝的地位而打破現狀的，還有則不然，主打破現狀以創造未來。前者如胡根堡的國權黨，後者如民族社會黨與共產黨。共產黨所欲創造的是第三國際的世界，但民族社會黨則不然，爲「第三帝國」(Das dritte Reich)。第三帝國者，即繼歷史上第一帝國(神聖羅馬帝國)第二帝國(德意志帝國)而建立的德國人民最初的民族國家。

但民族社會黨與共產黨二者雖都主以暴力打破現狀，不惜施行恐怖手段，實際究不相同。共產黨有明白的階級基礎，民族社會黨則不然。民族社會黨的分子，其惟一的共同點，便是打破現狀以創造新世界的願望，且消極的是反共產黨的。這當中雖似以中產階級爲主，但儘多超於階級的不平分子。老實的說，這還是一個游離分子的集團，資產階級的前衛。資本家階級爲了減少共產主義的恐懼，嘗不惜加以援助。其黨費之所自出，係由於德國大工業家銀行家之捐助，這已是公開的秘

密，不待多言了。

綜合民族社會黨的主張，大抵是（一）對於資本主義的鬭爭，（二）對於馬克斯主義的鬭爭，（三）對於猶太人的鬭爭，（四）對於戰勝帝國主義勢力的鬭爭。但其最重要者為第四項。所以對於民族社會黨的得勢，各國無不以深切的眼光注意不懈。惟在這些主張之中，內部儘多矛盾，欲求實現，頗為困難。放希特勒之以國內政策的矛盾，引人心以向於對外問題，注其全力於賠款、裁軍、改約等等，這種對外強硬的主張，實不是沒有理由的。

四 從白魯甯到巴本

前面曾經說過白魯甯當財政難關之前，其所以能夠保其存在，一是因為社會民主黨恐極右的民族社會黨得勢，故軍對之表示贊助，二是藉着憲法四十八條，總統得以自由發布「代法律」命令。蓋這二二年來，民族社會黨的勢力，因恐慌的深化，實有非常的发展。歷次邦議會選舉，民族社會黨所得的票數，都是一天天的激增。而為現內閣與黨的中央各黨則恰相反，勢力日削。且在此時，各黨之間，尤其是民族社會黨與其產黨，鬭爭日益尖銳化，游行示威，彼此殺傷之事，不絕於記載。結果，不特使國內人心大感不安，且使國外信用喪失，裁軍會議，賠款問題的解決，以及外國經濟的援助，趨於不利。而三月總統選舉之期卻冉冉來到，政爭更以激化。

初，政府當局考量內外的困難，主延長總統的任期，但除共產黨自有其立場外，如民族社會黨則主張須以改選議會為條件。於是欲以憲法的改正而延長總統任期，事不得諧，政府啖於局勢的嚴重，遂聯合社會民主黨，以與登堡為候選人，與民族社會黨的希特勒、共產黨的臺爾曼（Ernst Thälmann），開始競選。三月十三日開票結果，與登堡雖居多數，但未達法定的過半數，於是有第二次的選舉。與登堡得了勝利，是由希特勒所得的票數，在第一次為三〇・二%，第二次為三六%，其勢實不可輕侮。（與登堡第一次為四九・六%，第二次為五三・%）

繼着總統選舉，四月二十四日有普魯士、巴威略、吳登堡三大邦議會的改選，普魯士為全德最占勢力之一邦，普魯士的勝利，其意義實無異政權的獲得。這樣又展開了凶惡的鬭爭，政府為壓制反對派的擡頭，因發布緊急命令，禁止民族社會黨挺進隊（Sturmabteilung）的活動。社會民主黨為防止民族社會黨的得勢，則藉其在普議會的多數，改正憲法，規定內閣的組織，須在議會有過半數的基礎，取消原文後半若不得過半數，由第二次投票可以相對多數者當選的規定。但是選舉結果，民族社會黨雖非過半數，卻一躍而取得第一黨的地位。中間諸黨除中央黨外，幾於一敗塗地，社會民主黨亦勢力減少。這造成了互相牽制沒有一黨能組內閣的局面。

民族社會黨既在邦議會勢力進展，對於現政府的壓迫，遂更具勢力。因為政府之解散其挺進隊，而對於社會民主黨的國旗團（Reichsbanner）

88170
-barner) 則置不過問國防部長而兼內長之葛來那 (von Groener) 於是成了衆矢之的，加以海陸軍官對於葛氏的不滿，至五月十二日，葛氏遂不得不提出國防部長的辭呈。這是對於內閣的一個最大的打擊。

於是因了閣員的補充問題與民族社會黨的衝突，預算的編製如減少戰傷者年金及遺族補助金，不爲總統所認可，大地主的財產管理計畫又遭了地主們的反對，五月三十日，遂不得不出於總辭職。後繼內閣，因爲無一能得各黨同意，且議會改選之期又近在目前，由一在政治上並無赫赫名的巴本 (von Papen) 組織超然內閣。而爲白魯寧內閣倒壞的動因之軍部要人施來徹 (von Schleicher) 則被任爲國防部長。且現役軍人而任國防部長，亦爲德國戰後所未見，所以是值得注目的。

從白魯寧內閣到巴本內閣，由政局的形勢言是趨於右傾，這是因爲恐慌的深化，民族社會黨的勢力既大進展，逼之使不得不走右傾的路。但是內閣的中心，則可說仍無變動，以前是興登堡、白魯寧、葛來那內閣，現在爲興登堡、巴本、施來徹內閣。不過有點不同的，軍人獨裁政治的色彩是更爲顯明了。這在各派競起而無一能支配政局的形勢中，可說是時勢所必至。

巴本內閣的第一事，值得注目的，即爲求民族社會黨的援助，撤回對於其挺進隊的禁令，及報紙的檢查。民族社會黨因爲七月底將是議會總選舉之期，這樣便可發揮其法西斯的手段了。但在這期間，因爲普魯士政府仍在社會民主黨手中，民族社會黨與社會民主黨共產黨間

勢不相下，衝突甚烈，乃由總統發布緊急命令，以巴本兼攝普邦最高委員，有罷免全部閣員之權。普魯士政府原爲社會民主黨的大本營，這樣遂一舉爲所破壞。然而猶不止此，由緊急命令，國防部長施來徹並掌握了柏林、白來登堡各地的行政權，及戒嚴令中的一切權力，如報紙電信的檢查，家宅之搜索，財產之沒收等。憲法中所規定的人民的自由，現在是全部剝奪了。這是軍人獨裁政治的展開。

七月三十一日總選舉，如一般人的預料，民族社會黨得票最多，爲第一黨，次之爲社會民主黨，又次爲共產黨。各黨議員的人數有如下：

	新	舊	增減
民族社會黨	二二九	一一〇	一一九 (增)
社會民主黨	一三三	一三六	三 (減)
共產黨	八九	七八	一一 (增)
天主教中央黨	七六	六八	八 (增)
德意志國權黨	三七	四一	四 (減)
巴威略人民黨	二〇	一九	一 (增)
德意志人民黨	七	三〇	二三 (減)
其他	一一	九五	
計	六〇二	五七七	

由這人數的分配，民族社會黨雖居多數，然與半數相差甚巨，即希特勒要想由議會手段而取得政權，爲不可能。同時，其他各黨要想組織

聯合內閣，也不容易。這樣，巴本內閣便有保其存在的餘地。但巴本在議會中至多不過國權黨三十餘人，要想由議會政治的常道以保其政權，也不可能。由希特勒的野心，頗想模倣慕沙里尼的進據羅馬，演一回進據柏林的戲文，但是軍部勢力的代表者施來徹，卻表示異議。反之，因了施來徹與巴本有聯合政權的關係，內閣乃得以超黨派的獨裁政治的形式而存在。爲了應付議會，一開會便是休會。休會再開，九月十二日，巴本知形勢之不利，即以總統緊急命令，宣布解散。

觀察德國政局的形勢，這一二年來，民族社會黨從微不足道的位置，一躍而爲第一黨，聲威赫然，但不進則退，希特勒既不能百尺竿頭，再進一步，奪取政權，自今以後，恐怕難以維持了。很明白的，軍部的領袖施來徹已踏着希氏的肩頭而登臺了。施氏之於德國，在目前猶如荒木之於日本，是未知數的人物。據最近傳聞，在這極端右傾的轉變中，或發生帝制復活的事亦未可知。惟此帝制或爲霍亨索倫家普魯士王位的復活，或爲巴威略及其他小君主之登極，從此建立德意志聯邦帝國，則須視可能性之多少而定。這在深刻的恐慌中，資產階級爲挽回其最後的命運，原是不得已的行動，但德國政局而果有此變化，則不僅內部有革命爆發的危險，其在國際政局將發生巨大影響，也是不待言的。

五 國際政局上的變化

自德國日益右傾以來，國際政局上一個明白的傾向，便是戰後的

協調外交，大有破裂的危險。誠然，德國的右傾，也是勢逼處此。在這恐慌中，他已覺得只有解除和約的束縛，是惟一的生路了。

對於德國的行動，向來，英國因爲與法國的對立關係，寧是贊助的。但自今年三月的多腦河關稅同盟問題，英國的同情顯然已不在德國。六月的洛桑會議，英、法紳士協定成立，其目的固是謀對美的戰債問題，債務國取一致態度，但若對德政策沒有諒解，英、法是不易達到妥協的。還有洛桑會議的另一意義，等於一九二五年之洛加諾，便是謀英、德、法的妥協以共同反俄。所以他們於德國的賠款問題可以讓步，把賠款的數目大爲削減。而法國則只要復興費用有着，也就無所不可，反正其餘的只供償還戰債之用，於己無與。在這樣的形勢中，德國自然也知道考慮其利益。他不願毫無所得的而列入反美反俄的陣營。這便是德國提出軍備平等要求的緣故。

原來德國的陸軍，由和約的規定是不得超過十萬人，以之與法國的五十六萬五千人來加比較，對於這種無理的制限，德國當然是心不甘的。爲了對抗法國起見，德國有十五萬的武裝警察。因此之故，乃常引起法國的懷疑，說是有背和約。德國既無可如何，只好等待時機，以提出其對抗的要求。二月以來的日內瓦裁軍會議，美國提出一例裁減軍備三分之一。美國的提案很明白是在對付英、法削減戰債的交涉。明知必無成效，不過藉此以箝制英、法。德國乘此機會，於七月二十二日，即休會前一日，提出平等的要求。八月下旬並正式通牒各國，開始交涉。法國

88172

的反對是在我們的意料中，出於意外的，是英國的態度，卻與法國同。

因為英法的一致，德國遂於九月十五日向國聯裁軍會議提出不參加會議的通知。意大利因為對法的關係，則公然擁護德國的主張。歐洲形勢這樣很明顯的分裂為二個壁壘，倘英法必欲以國聯之力，來加壓迫，則以德意之脫退，不僅名義上為和平機關的國聯，將不復存在，恐歐洲大陸亦將化為戰亂之場。況遠東的日本，以東省問題，深恐國聯與以制裁，亦正不惜以脫退為要挾。英法二國，果真有維持國聯威信的決心沒有呢？則要看國聯以外的美國的態度。維持國聯，要借未入國聯者的勢力，國聯之為國聯，也可憐到萬分了。

美國因為東省問題與日本立於對抗地位，在目前，美既無對日作戰的決心，遂只好利用國聯以為壓迫。最近英蘭銀行總裁諾曼之秘密赴美，美參議員里特（Reed）之歷訪英法，關於世界經濟會議，戰債問題等等，間均有所討論。故觀察目前局勢，英、法、美的妥協或不無可能。倘其成功，則形勢將為英、法對美讓步以制日，美對英、法讓步以解決戰債問題等等。

德國的外交，自以軍閥為背景的巴本內閣的成立與極右翼勢力的增大，很明顯的有方向轉換之勢，即從國際協調主義轉而為「德意志第一主義」，而當此時，法西斯蒂進據羅馬十年紀念（十月二十六日）的意大利，慕沙里尼首相乃自行兼攝外交，調其國際協調主義的外相格蘭第為英使。在這旗幟鮮明的陣營前，欲求協調的保持，倘非法國的讓步，可說是不可能。

在這樣的形勢中，倘若德國政局一有大變，那末不特歐洲，整個世界都化為戰場，也不一定只是預言者無稽之談。德意志政局的變化，真值得我們嚴重的注意呢。

九月二十四日夜

介紹『社會與教育』週刊

社會與教育為樊仲雲先生編輯，登載關於教育的論文，社會問題的分析，及國內外政治經濟的解剖，社址在上海環龍路六十號，現在出至第四卷第二十期，茲將最近數期要目抄列如下：

國際政治中心的日帝國主義……瓦爾加	貧乏的出版界……高新一	大戰來了……馬奇亞
說李童戀愛事件……羅夫	九一八後國際形勢的變化……樊仲雲	條約總動員……周木齋
論遠東戰事……賴迭克	不統一的命數法……許清源	大可注意的九月……王子平
廣州投考記……舒嘯	長期抵抗在那裏……武育幹	時鐘的故事（教育小說）……伊林